

南山

Nan

Shan

◆ 漓江出版社

胡少成著

北水

Bei

Shui

桐柏山南，汉水之北，武胜关下，是我的家乡——湖北省广水市（1988年以前叫应山县）。从清末直至今日一百年间，这里和中华民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记下了这幅百年的“清明上河图”……

——作者

ISBN 978-7-5407-4222-5



9 787540 742225 >

定价：28.80元

南山

Nan

Shan

◆ 漓江出版社

胡少成著

北水

Bei

Shu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山北水/胡少成著. -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407 - 4222 - 5

I. 南… II. 胡…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7222 号

南山北水

作 者 胡少成
责任编辑 赵 涛
美术编辑 蒋志龙
责任校对 秦 灵
责任监印 黎福芝 杨 东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 356 栋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 - 3896171 010 - 85893190
传 真 0773 - 3896172 010 - 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 - 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桂林中核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7 - 4222 - 5
定 价 28.8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7)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0)
第四章.....	(40)
第五章.....	(50)
第六章.....	(59)
第七章.....	(68)
第八章.....	(77)
第九章.....	(89)
第十章.....	(103)
第十一章.....	(109)
第十二章.....	(122)
第十三章.....	(130)
第十四章.....	(142)
第十五章.....	(154)
第十六章.....	(160)
第十七章.....	(168)
第十八章.....	(176)
第十九章.....	(186)
第二十章.....	(196)

第二十一章.....	(203)
第二十二章.....	(209)
第二十三章.....	(218)
第二十四章.....	(226)
第二十五章.....	(234)
第二十六章.....	(242)
第二十七章.....	(250)
第二十八章.....	(260)
第二十九章.....	(269)
第三十章.....	(280)
第三十一章.....	(288)
第三十二章.....	(299)
第三十三章.....	(310)
第三十四章.....	(318)

引 子

在桐柏山里，豹子和野猪是一对世仇。

其实在一般情况下，豹子是不会主动招惹野猪的。豹子凶猛灵巧，但和野猪比起来，身子骨却属轻量级的。野猪虽笨，但身大力不亏，加上它没事就在沙地里打滚，一身厚皮磨炼得如同盔甲一般。豹子的爪子对别的野物来说如同利刃，一爪下去便能拉下一片皮肉，对野猪而言不过是挠痒痒，硬碰硬，豹子占不到便宜。但这并不影响豹子成为桐柏之王。

桐柏山每年一入冬，便要大雪封山。住在大山里的人一到农历十月就要下山，拿自己采来的药材、蘑菇、黑白木耳、兽皮等到山外去换盐、布匹、针头线脑，还有过年的对联、鞭炮。回到山里，待大雪封山，他们就在小木屋或石房子里过起“腌菜、稀饭、菟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的日子来。直到次年春上，大山解冻，泉水叮咚，山花吐蕊的时候，他们才会出门上山，干自己的营生。

这一年，桐柏山里的雪下得格外地早，刚进农历十月，大雪纷纷扬扬一下就封了山，让山里人措手不及，也让山里的野物们措手不及。

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进食就要饿死，豹子再艰难也要外出寻猎。子
它知道，这个时候野物们大多都躲在自己的洞里，踪影难寻。只有 ①

野猪，它崽娃多，食量大，每天都要外出觅食。而且在这山里，除了担心豹子叼它的娃儿，它几乎就不惧怕谁。只有它的踪影好找。

到了这个时候，豹子也顾不得那么许多，只有去打野猪的主意了。

它来到野猪常出没的一条山沟，居高临下往下看：好家伙！一头大野猪领着一群小猪崽正在沟里拱食。

那大野猪体长身壮，体重怕有六百多斤，不说它在野猪群里边是个重量级的家伙，单是它露在外面长过半尺的獠牙，不谈豹子，就是老虎也得避让三分。况且它十分警惕，拱几下便抬起头瞪着小眼四下里张望，见没事了才哼哼叽叽地招呼它的孩儿们进食。

豹子蹲在沟边的一块大岩石后边，它犹豫了：这个对手太强大了！搞得不好猪崽儿偷不成，还会搭上自己的性命。但想起窝里那两个孩儿，如果不把这猪崽儿弄进肚里，过不了多久，自己的孩儿就会被别人弄进肚里。也只有铤而走险了，这野猪的主意看来是打定了。

但它知道，只能智取，不可强攻。

豹子不声不响悄悄地爬过去，爬到大野猪看不见它，它一现身小野猪便看得见它的地方等着。等到大野猪背身低头拱食的时候，它瞅准机会闪电般的腾空而起，从沟这边跃到沟那边，一下子隐到林子里一动也不动。

小猪崽们一见豹子，惊恐地大声尖叫，大野猪势不可挡猛冲过来，却并没有撞见什么对手。它瞪着眼睛四下搜寻一番，见实在没有什么，安慰小野猪一通，就又低头拱食。

豹子就在密林深处，一动也不动。待猪群静了下来，它又悄悄地爬过去，寻了一个隐藏的高处，又一次腾空而起，从沟这边跃到沟的那边，小野猪们又是一阵惊慌的尖叫。大野猪猛地掉过身来，这回它没有贸然直冲，只是瞪大小眼警惕地四处张望，它什么也没

找着，沟里还是一点儿动静也无。它龇着大獠牙，示威似的大吼一声：什么玩意儿！有种现身出来，我们大战三百回合！吼声顺着山沟飘下去，连回声也没有，更不用说有什么东西出来应战。

它看看自己的孩儿们，小野猪叽叽喳喳：真的，真有豹子！我们都看见的！

大野猪有些困惑了，它不拱食，守在那儿，看小野猪们拱食。

又过了好久，沟里除了猪崽们拱食的声音，实在再没有其他动静，大野猪放下心来，自去觅食，它一张长嘴七翻八拱，拱出了一大团松菌，这可是难得的美食，它心花怒放。

豹子瞅准机会，又一次如法炮制：腾空，隐身。小野猪又一次尖叫起来。大野猪这次头都不抬，它并不理会孩儿们的尖叫。只顾自己低着头，哼哼叽叽快快活活地享用它的美食。

突的一声惨叫，把大野猪吓了一跳，它抬起头来，沟里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有自己的孩儿们惊恐地挤作一堆，再仔细看看，它发现自己的娃儿少了一只。

大雪下个不停，野物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

好不容易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天蓝蓝的、雪白白的，桐柏山的苍松巨木几百年来在冬日里都是顶着厚厚的积雪这样过来的，它们依然苍翠。

豹子可没心思欣赏这样的美景。它只知道，逢上这样的天气，会有野物出洞晒太阳、觅食。它舔了舔卧在洞里的小豹崽儿，又出洞觅食了。

来到野猪们经常出没的那条山沟，不知为什么，今天野猪们踪迹全无。它嗅了嗅，空气里也没有一点儿其他野物的味道儿。一整天，它除了找到一处冒着热气的泉水，在那里喝了几口水外，什么收获也没有。

太阳下了山。到了夜里，野物们更不会出来了。它惦记着自

己的小豹崽儿，只有回到洞里，养息一夜，留些体力明天好继续觅食。

连续几天，豹子没有捕到任何猎物。它的奶头都被小豹崽儿吮出血来了，它自己也感到身子发虚。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吃到肚里才硬邦邦。豹子尽管是桐柏山中之王，肚中无食，不说抖威风，就连能否生存下去都是一个大问题了。

这天，它路过一条山缝，听到里面有动静，心中大喜，抖擞着精神贴近前去嗅了嗅，是野猪的味道。它不敢再上前了，野猪窝里有小猪崽儿，但也一定有大野猪。不说现在自己肚中无食，精气神比往日差了许多，就是平日里身强体壮的时候，它也不敢到野猪门前撒野。它只有快快地退了回来。

天无绝人之路，在回家的路上，一只陷在雪窝里的野兔被它逮住了，这日子才得以延续下去。

山里的情况并没有改变，雪厚厚的一点儿融化的意思也没有，冬天的日子还长着呢。连续几天，桐柏山山风呼啸，大雪弥漫，野物们活着的过程变得惨烈起来。

豹子的一只小豹崽儿饿死了，剩下的那只也无精打采，连母亲奶头都懒得去碰一下，豹子心里很清楚，再找不到食物，不说孩子，自己也保不住了。

它出得洞来，径直地往野猪窝的方向走去。

它来到野猪窝的外边，找了个有利位置藏了起来。它冒险，可并不莽撞。豹子靠的是速度、灵巧，这些在野猪窝里都施展不开，野猪窝里是进去不得的，进了野猪窝等于送死，它只有伏在外面等候机会。

太阳终于出来了，几只山鹰在天空中盘旋，今天应该是个寻猎的日子。豹子爬在野猪窝外的石头上等了一个时辰，又等了一个时辰。直到正中午，太阳直直地照了下来，外面有些暖融融的气氛

了，野猪窝里才有些动静传出来。先是一头大野猪探出身来，豹子看得清清楚楚，这正是沟里那头大野猪。大野猪出得洞来，见外面静静的，暖暖的，就回头朝洞里哼哼了几声，几只小猪崽儿这才跟着鱼贯而出。一见猎物现身，豹子也顾不得什么了，电闪而出，叼住一只猪崽便飞跃而去。大野猪初时吃了一惊，它怎么也料不到，豹子竟然敢打上门来，还当着自己的面叼去自己的一个娃儿！它愣了一下，豹子已经跑远了。它大吼一声，破命地直冲过去，要豹嘴救子。

豹子在前面跑，野猪在后面追。

豹子在一跃一跃地奔，野猪在后面一冲一冲地追。豹子在雪地里留下的是一串深深的脚印，野猪在雪地里留下的是一条雪沟。

刚开始豹子占了优势，野猪被拉在后面。但野猪不管不顾，仍是死命追赶，谁会对自己的孩子见死不救？何况那小猪崽儿在豹嘴里还发出凄厉的尖叫。时间稍一长，豹子肚中无食，嘴上又叼着猎物，渐渐地跃不起来，速度就慢了下来。若在平时，在这种情形下豹子会扔下猎物，抽身而去。但今日不同，再捕不到猎物，打不到食，回去也是个母子同死。因此上豹子是死也不肯扔下猎物。野猪则是横下一条心拼死也要救下自己的孩子，这是一场生死之搏。

待来到一个山坡上，豹子就被身强体壮的野猪追上了。野猪抢上前去，用长嘴使劲一掀，就把豹子拱得在雪地上连滚了几滚，叼的小猪崽儿也脱了口。趁这机会，野猪大步上前，把小猪崽儿护在胯下，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口吐白沫，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但它一点儿也不敢松懈，怒气冲冲地盯着那只豹子。

豹子翻身跃起，一见小猪崽儿被大野猪护在胯下，就从侧面扑过去，要抢那猪崽儿。野猪见豹子又扑了上来，它屁股一挪，把身子掉过来，只用长嘴獠牙对着豹子扑上来的方向。豹子一见长嘴

獠牙就止住了身子，只是不断地变动方向，围着野猪转圈儿，瞅准了机会就又要下手。野猪虽笨，但笨猪也有它的笨法子，豹子转到哪边，它便挪屁股掉身子，只用长嘴獠牙对住豹子要来的方向。就这样一个转，一个挪，只把山坡上一大块雪地搅弄得成了一块平地。豹子占不到便宜，野猪也脱不了身。

豹子转来转去，找不着下手的机会，自个儿倒累得不行，就爬在地上歇息。野猪只睁大血红的小眼瞪着豹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丝毫不敢松劲儿，它胯下的小猪崽儿又受惊吓，又遭咬伤，早已奄奄一息，但野猪并不管这些，仍是紧紧地把小猪崽儿护住。

双方就这样僵持不动。

豹子歇息够了，又动作起来。这回它不打转儿了，只见它左一跃，右一跳，引得野猪左支右架忙个不停，就在这招架之中出了破绽，胯下的小猪崽儿暴露出来。豹子瞅住这机会一跃而起，就要抢那猪崽儿，野猪急了，身子还横着，张嘴便一口咬来，也幸亏豹子这时体力不济，这一跃不如平时，离猪嘴还有一巴掌的距离，不然就会被野猪咬个正着。若这样，这生死搏斗立马就会见分晓。豹子毕竟是豹子，它顺势一爪搭在野猪头上，借这一爪之力迅速地跃到一边，脱离了猪嘴。

山坡上，豹吼猪嚎，这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从正中午时直打到日落西山。真正是杀得天昏地暗。

山里的天黑得快，太阳一下山便五指不见。黑暗中，豹子双眼如炬，和豹子比起来，野猪到晚上则是个鸡瞎眼，瞧不大清楚。

豹子伏在雪地里养精蓄锐，野猪则瞪圆小眼，打起十分精神拼命护子。但它不知道，它胯下的孩子早已死去了。

夜越来越暗，豹子趁着夜色要作最后一搏了。漆黑的夜里，只听一声惨叫，随后大山便一片静寂。

第一章

桐柏山这场百年不遇的大雪，让山里的人和野物们都经历了一场灾难。野物们死了不少，山里也有人冻饿而亡。

山民们不知道往日出产丰饶的大山怎么会这样。有高人说，这是武胜关那边凿洞通铁路，断了龙脉，坏了风水，老天才会这样变脸的。

这话也由不得你不信，反正没多久，大清朝就完了账。国号一变，这桐柏山山南山北，山里山外，都一下子进入了民国。

应山城就在这桐柏山南。

应山据大别、桐柏之险，扼荆楚门口，是兵家要地。你看那著名的鄂北三关，武胜关、平靖关、黄土关都在应山境内，伍子胥借兵伐楚，关云长北上拒曹，岳武穆弯弓射敌这都在三关前见过高低。上上下下几千年，三皇五帝到如今，应山也不晓得打了几千几百仗，百姓也不知受了几多征伐之苦。到了民国，应山又是“逢七不吉”。你道此话怎讲？只因民国七年发人瘟，四里八乡一垮垮、一户户死绝了苗，连抬死人的人也无。民国十七年，土匪破了县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民国二十七年，日本鬼子想南侵武汉，被国军在三关截住，一阵天昏地暗的厮杀，只打得小日本鬼哭狼嚎，放料排似的尸横遍野。鬼子久攻不下，寻了个狗日的汉奸引路，从黄

蓬朐拐进来抄了国军的后路，国军后路被断，一下子兵败如山倒，鬼子一进应山那是逢人便砍，遇屋就烧，百姓算是遭了劫数。民国三十七年，国共两军在淮海那边打大仗，国军八十五师进驻应山，也是国民党气数将尽，这正规军征夫征粮，杀人抢物，无恶不作，更可气的是，他打不过共产党，拿老百姓撒气，在城北三台山被共产党杀了个人仰马翻，八十五师竟纵兵掳掠，还有更缺德的，拿炸药去炸人家祖坟寻宝！以致几十年后，应山人只要骂谁强悍如匪，便说：“你怎么像八十五师的！”城里的邓先生叹世无明主，百姓吃苦，写了副：“宁为太平犬 莫做乱世人”的对联高高贴起，引得那士绅百姓无不叹惜。这些都是后来的话了。

却说应山城里有张张三娘，那张三娘男人杀猪她就舀汤锅。提起杀猪的张三爷，无人不知，他杀猪有名堂，再大的猪只要让他一把逮住了尾巴就休想挣脱，然后一刀下去，直点猪心包，从不补二刀。只是三爷贪那杯中之物，吃醉了酒打起三娘来全不知些须忍让硬是下蛮力捶。偏偏三娘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拳头没沾身便跳起脚骂：“你杀生害命，当心报应！看猪八戒啃了你的鸟，叫你灌了黄汤无处屙！”三爷自认是杀生养命，阎王老子那里也讲得清白。人在世上糊口要紧，哪里管他什么报应，一辈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也不晓得宰了几千几百头猪，那三娘也不晓得舀了几千几百汤锅。反正打从光绪二十四年她成了屠夫娘子，到而今民国也有十多年了，三娘舀了怕有二十多年汤锅了。

别个卖汤锅的总是扯起喉咙嚷：“舀汤锅哪——”那声音半条街都听得到。三娘不嚷不叫，酒好不怕巷子深，三爷放倒一口猪，她把猪下水、筒子骨弄来熬汤，熬好了下猪血，还要加上挽成把的葱，剁成末的姜，再添几个隔年的陈辣椒，萝卜用的是柳水河沙地里又磁实又沉手的半头青，连一向紧手的盐，她也总把得咸是咸

淡是淡，乡里人赶集，在城外就闻得到香。人讲“吃肉不如喝汤，喝汤顶不上闻香”，这说的就是张三娘的汤锅。就连大门楼里的赵老财平日里用半文钱把算盘珠子都敲烂了的人，三天两头也要抠出几个铜角子来舀一碗汤锅。

天麻麻亮，只听得刀剁骨头斧劈柴，马勺刮得锅底响，这就是三娘在出摊子了，三娘的摊子出在丁字街口的小庙里，这儿原来不是庙，是井，供四下五处的人吃水的井。早年间，只因那边甜酒馆里掌柜开了这甜酒馆，却又做不起多大生意，食客不上门你又有鸟门？忽一日，人都说那馆里有些古怪，每到晚上要收场时，总有几个穿红肚兜的童子来吃米酒，问他们家住哪里，只偏着头往外一指，吃完了蹦蹦跳跳来到街口，走不多远，一到井口就踪影全无。老掌柜的疑惑起来，一日趁他们吃得正高兴，暗地里把一团红线用针别在一个童子的身后，第二日大清早一看，那红线竟一直通到了丁字街口井里去了。那一日县衙门打杂的老头儿起早办事，亲眼看见老掌柜的捏着红丝线在井口发呆。你说这事儿神也是不神？人们问老掌柜的，他也不说是，也不说非。那含山露水的样子更让人觉得“天机不可泄”。这事儿越传越广越闹越大，有人害怕那众童子忽一日顽皮起来，生出些事，那可怎生了得？那童子既是神灵自然造次不得，便有人出主意把井封了。在上面塑了五个童子像，建起这五童庙。这是万全之策，你是真神，便吃我香火，封井为你建香火须知怪我不得。你是野鬼，封了井，又有神镇着，谅你也翻不起大跟头。这事便如此了结。只是老掌柜的甜酒馆吃这一闹，世人皆知，又有这五童庙当活招牌，自是生意兴隆通四海了。日子长远了，这甜酒馆成了老店，人们要宵夜便说：“上甜酒馆去。”以至这话儿竟成了城里人宵夜的代名词。后来时过境迁，五童庙的香火败了，并不见真神野鬼出来捣蛋，便也无人去管它。

虽说这五童庙地处丁字街口，又是口面屋，做生意的好场子，

却无人敢占，那是虎倒威不倒，谁个不怕邪气沾身。等到三娘要谋生时，这五童庙上面只剩得残瓦几片，下面是一片白地。三娘要糊口，却又无那等本事让神仙来帮她做生意赚银子，好在那三爷掂起杀猪刀，双眼一瞪，便是五殿阎罗也惧他三分，却如何去怕那几个鸟童子？再说猪血也镇邪，你瞧那些打鱼提着佬五更半夜荒河古塘，独自一人挽起脚来下水，孤魂野鬼也不敢碰他一指头，只因那渔网是用猪血浸过的。三爷拿来几片瓦一盖，抡起大竹扫帚扫他几扫，再用几根杆子搭个暗楼搁柴禾，这儿便成了三娘的领地。

这会儿，三娘又剁骨头又烧灶，刷碗洗锅擦案板，还三不时抽空和赶早进城的人打个嘴巴官司，正忙得汗把水淅，抬眼看到南门外的陈么姑提着个包袱，夹着把红油纸伞来了。

么姑和三娘是无话不讲的老姐妹，无论何时碰了面，那总要叙几句体己家常的。

三娘道声：“哟，么妹，你好早！”

“三姐，你火生得早！”

“今日大热集，人多哪，这早你往哪里去？像要出远门的。”

“谷割完了，把素芬接回来住几天。”

“么妹，到底你会想，桐柏山那边的河南老乡说我们这搭，石碓旱裂了吃的也是白米饭。姑娘嫁给种田人就是保得住本。”三娘把头凑过去，用指头在油渍渍的围裙上一比画，“素芬有没有？”

么姑朝四周看了看，悄悄说：“割谷前女婿伢来说她闹口哩。”

“么姑你真好福气哟！”三娘扯过一条板凳，“来，坐会子，我们老姐妹好好叙叙家常。”

么姑手直摆：“不了，不了，今日大热集，你早上忙，我也要赶路。”她把红油纸伞往腋下塞了塞。“转来我跟素芬到你这里喝汤，她总在念要吃三伯妈的汤锅呢。”

“那可是要回来的咧！”

么姑嘴里应着：“回来，回来。”小尖尖脚踩着石板路一点一点地去了。

陈么姑走了不一会儿，赵家的长年拿着个蓝花大海碗来了。“三娘，我们掌柜的叫你留碗汤他过中。”他又摸出一丁点几个铜角子，“这是昨日的汤锅钱。”三娘眉毛一竖：“就这？”长年忙说：“三娘，我可没落你的钱！我们掌柜的说，昨儿的汤里有毛……”

“有他女子胯沿里的毛！他家女子偷人手没洗干净，把毛掉进他碗里了！”

三娘跳到街心，提着裤子骂起来了，惹得赶集的人瞧把戏似的看热闹，三娘一见人多，索性骂得更起劲了。

其实，三娘才不会为个把铜角子骂人，就是那过路的汉子窘住了手，向她讨碗汤喝，她也爽快得很。只是一提赵家三娘就恨得牙巴痒，何况他吃了东西不把钱还找上门来泼污水。也真是，你不识字也用手摸摸招牌，怎的倒惹到三娘头上了，就是没事她也要寻事骂一场的，这也是事出有因。

去年腊月，赵家要杀年猪，本想省几个钱自己弄翻算了，没想那头四五百斤的大狼猪却非良善之辈，它东冲西撞撵得鸡飞狗上屋，还拱翻了几个人，一群长年奈何不得，站在屋檐下叹气。大伙儿都说，若想吃年猪，这畜生只有张三爷才治得住。赵老财只有狠狠心花钱请来张三爷。三爷跨进门来一站，手下把板带一紧，那畜生便知道来了对手，呼地直闯过来，三爷只把身一闪就跳到院子中间，又吩咐人将大门杠上，那畜生见断了生路，发了性子，满院里飞跑。三爷不睬它，只用眼角瞟着，瞅住一个空当，突地一个箭步上去，一把逮住了那畜生的尾巴，那畜生发起威来，狂吼一声，向前猛冲了几冲，只震得满院里扬尘直落下来。三爷拉开架势，蹬开后弓步，纹丝不动，一圈人都喝起彩来。没容那畜生掉头，三爷弯腰一搂几下就把它按在屠案上，只见棕绳晃了几晃，那畜生便与屠案捆